898
209

經義考

擬經 承師 刊石

四十五、四十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226
合24
7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目錄類
一五六
三〇函
二六架
二七號
四八冊

四十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府書籍館 LIBRARY OF TOKIOFU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十

晏氏嬰晏子春秋

漢志八篇 隋志七卷中興書目十二卷

存

柳宗元曰疑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

中興書目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頗多於前志

高似孫曰孔子刪詩而魯頌居周商之中孔子定書而費誓秦誓在周書之後下僭上臣逼君禮義銷微制度掃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898
209

聖人無所施其正救而猶惓惓詩書至於世日益亂分日益陵二綱五常斲喪乖紊天地之變有不可勝言者而春秋作矣春秋所書莫大於齊晉之霸齊晉之霸莫雄於管仲之謀周室法度爲之蕩然其爲術至慘也至無道也其遺患天下後世者仲也三歸反玷仲於禮也何有以此謀國國安得正而況背義違禮桓公惟甚君臣之際不亦陋乎不特是也自太公疆於齊至於宣公蓋二十三傳矣而弑死十有一嗚呼何其甚亂也獻公殺其兄襄公淫其妹懿公宣公皆以淫惡而見弑當是時禮亡義隳豈復知有君臣上下之分哉在景公時齊之爲齊趨於弱入於危矣公燕羣臣謂無爲禮是何其言之謬法之蕩也晏子蹴然進曰君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棄禮也力强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殺其君而禮不使也戰國之汚有臣如此亦幾焉然而田氏之宇世執齊政賣恩斂惠以懷其民民亦忘齊而歸田氏禮之素蕩義之素蕩魚爛氷銷有不可禦誦晏子之語究晏子之心豈不哀哉孟子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

按諸家春秋不盡擬經然既託其名不容不錄若

葛立方之韻語陽秋崔銑之文苑春秋緣附不倫斯去之

虞氏卿春秋

漢志十五篇

佚

孔叢子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無然也春秋孔聖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遊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常事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

司馬遷曰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李氏失名春秋

漢志二篇

佚

呂氏不韋春秋

隋志二十六卷

存

司馬遷曰不韋爲相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

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

高誘序畧曰不韋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是以著在錄畧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按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

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眞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
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孔穎達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爾
中興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書
泉公武曰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
損一字者予之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
勢耳昔張侯論爲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尚之二人之
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忤其
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
儒著於禮記尚矣而目之爲呂令者非也
呂祖謙曰不韋春秋成於始皇八年有曰維秦八年歲在
涒灘秋冬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此其書成之歲
月也
韓彥直曰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
聖則書宜傳孟子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
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司
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槩之
孔孟宜無傳而皆得竝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
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
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
而傳之
蔡伯尹跋曰漢興高堂生后蒼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
紀爲月令河閒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爲樂記司馬
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列劉

向集書以繫七畧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

高似孫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絶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橫議蜂起釀說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初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俊豪簪履充庭以至千計始皇甚惡書不韋乃極簡策攻筆墨采精錄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閭耳不能聞帷牆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閒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悟南撫多鷄西服壽靡北懷靡耳何以得哉此所以譏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愚黔首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爲之愚矣異時亡秦者又皆層沽負販無一知書之人嗚呼

陳振孫曰十二紀者即今禮記之月令

王應麟曰呂氏春秋云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方孝孺序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卽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

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齊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邪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致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楊慎曰懸金市門莫有敢易者此秦法然耳揚雄乃謂恨不生其時手載其金而歸吾家子雲老不曉事如此

杜氏崧杜子春秋

七錄一卷

佚

晉書杜夷傳兄崧字行高有大志惠帝時俗多浮僞著杜子春秋以刺之

皇甫氏謐年曼春秋

隋志三卷

佚

臧氏嚴棲鳳春秋

隋志五卷

佚

胡應麟曰棲鳳蓋以配獲麟可笑也

王氏道彥百官春秋或作王道秀

隋志五十卷唐志十三卷又宋百官春秋六卷

佚

按初學記引百官春秋文云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執轡大將軍陪乘

亡名氏兵春秋

漢志二篇

李氏筌闕外春秋

唐志十卷

佚

陳振孫曰唐少室山布衣李筌撰起周武王勝殷止唐太宗擒竇建德明君良將戰爭攻取之事天寶二年上之

辛氏邕之博陽春秋

佚

右見胡元禮經籍會通

亡名氏幼老春秋

闕

按幼老春秋紀靖康之亂而作未詳撰人姓氏載徐夢莘北盟會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劉氏向新國語

漢志五十四篇

佚

漢書志注劉向分國語

孔氏衍春秋時國記

唐志十卷

佚

春秋後國語

唐志十卷

佚

劉知幾曰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隋二周及宋衞中山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四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世者惟後語存焉

楊宗吾曰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注春秋後語

王氏柏續國語

四十卷

佚

柏自序曰昆侖旁薄之廣大前瞻後際之無窮宇宙之間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至理獨會於此心可以知來而藏往可以原始而反終也天開文明河圖斯出聖心默契

盡卦造書而後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傳於世後一千八百
六十有餘年吾夫子秉道統之傳任述作之責咸黜舊聞
斷自唐虞而已夫子豈不欲備上古之淳風考制作之本
始探幽賾而昭陽德也顧其荒誕鄙野龐雜殺亂或訛其
旨或失其傳非可以立人極闡世教爲萬世帝王之法程
於是因民心之感以正其情刪詩者所以導其和也因治
世之事以達其道定書者所以立其教也因民用之疑以
極其變繫易者開物之書也因亂世之事以悼其失作春
秋者立法之書也天地忽否吾道荊榛詩書厄於秦楚烈
焰之中漢之儒者不能追亡補逸以足百篇之義乃過用
其心於百篇之表矜功衒博詭聖誣經如畫鬼神誑惑羣
愚而莫能證其形似大抵翻空者易奇覈實者難工異哉

太史公之爲書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黃帝曰顓頊曰
帝嚳論其世次紀其風績驚駭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
也吁學至於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書太史公何從而
知之缺其所不知不害其爲學夫子也至我本朝蘇黃門
始曰太史公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朱子屢稱此言最
中其病及觀黃門之古史又上極於三皇以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唐虞謂之五帝終與大傳異其輕信何躬自蹈之乎堯舜吾知其爲帝也禹
湯文武吾知其爲王也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吾知其爲賢
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
前聖之相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子而
止於吾夫子而止於我夫子不得取吾信烏乎取吾信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敢信也雖百篇之義固不得而追補然其大經大法巍乎粲然如日月五星之麗乎天未見其不足也千載之下猶未聞有法而行之者以追帝王之餘風尚何求於茫茫不可致詰之外哉春秋之書吾夫子之親筆也其人可信也其時可近也傳之者失夫子之意多矣曾不是之求乃舍近而求之遠棄實而求之虛何邪天地之內一日之閒事如沙塵何可勝紀大者無出於三綱五常而至微者亦皆有理三代既遠自漢而下其見於史者十有七不過存一二千百千萬億之中而學者猶罕能盡觀而徧考也我朝治平閒先正司馬公奉旨編成資治通鑑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爲二百九十四卷君臣出治之本天人相與之際規諫之從違刑政之得失善可爲法惡可爲戒采摭刊削井然有條最爲三代以下甚盛之書也文公朱先生以之編通鑑綱目五十有九卷大書爲綱分注爲目綱倣春秋目倣左傳踵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門人李方子爲後語精覈明暢發揮本旨羽翼麟經殆無餘蘊僕嘗聞朱子曰左氏於春秋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一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示以建安袁公樞爲本末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閒又皆曲有微意其錯綜溫公之書亦國語之流矣於是考國語之爲書始於周穆王終於周定王凡四百八十有餘年止八國之書合一百八十有二章唐之柳宗元乃以國

語文勝而言麗好怪而反倫學者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遂作非國語六十七篇以望乎世者愈狹而求相於呂化光豈不愚哉司馬公曰國語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宗元豈足以望古君子藩籬妄著一書以非之宋秦公嘗叙之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大成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先儒亦以爲然以是知左傳國語不可偏廢袁公本末之書歷年幾兩倍於國語而不過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簡且病於無所發明然時益近而事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詞益少此可以見其筆力之精也不觀其博則不知其精不知其精則不切於用爲士者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不以經綸自期者亦自遏其躬而已僕因考通鑑之初語即外傳之終語也以是知司馬公之意未嘗不拳拳於外傳於是分門約語附諸儒之論辨編爲續國語凡若干卷合若干章以備一家之支流餘裔竊嘗疑之左傳國語文氣不同未必出於一人之手左傳之文浮國語之文質浮者近於誣質者近於冗左傳多詳事情國語多陳制度然重見者亦少雖閒有之而詳畧且異若故相避然此可疑者一也見於春秋者猶有一百二十四國今國語止列其八他皆不足取乎況陳宋衛秦皆大國也亦無一語之可紀何邪此可疑者二也齊之內政不見於經而出於管子先儒皆以爲非管仲書疑戰國之士僞爲之豈有七百餘年之齊別無他語獨刪節此書乎此可疑者三也漢

興之初亦以周之舊典禮經廢墜影滅諸儒幸得其傳皆欣然存之而不疑司馬公已定爲列國之舊史矣非左氏之文也嘗聞諸國各有史而不相知秦併六國始盡得之往往私相傳錄皆非全書左氏文之而爲傳國語疑未經穿鑿者秦其本國也宋衞非秦所滅所以獨無斁自入通鑑以來周止亡國之語耳非可續也魏趙韓分晉而晉語亡田和篡齊而齊語亡越已滅吳楚復滅越滅魯韓滅鄭滅宋故國所存惟楚而已吁中原禮義之國帝王聲教文物之地俱已邱墟雖秦楚亦未幾而亡矣此天地之大變古今之奇禍也烏在其爲可續哉雖然僕之所續者書也非續其國也誠以國言之魯固亡矣而有不亡者存以吾夫子之聖垂萬世而不可磨滅門人子孫班班於後世遠夷暴君亦莫不欽謁致敬至今猶然雖周公作禮之國實成湯微子之苗裔也遂以續魯語爲首上以黜夫子之所不取下以續夫子之所傳續魯語者亦所以續宋語也又以之補表公本未備云

顧氏起經　續汲冢師春　一卷

佚

王氏通　元經　通考十五卷　今止十卷

存

通自述曰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董常問元經之帝魏何也子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且居先

王之國愛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子曰元經之專斷蓋稟乎天命吾安敢至之哉

杜淹曰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

薛收序曰元經始晉惠帝終陳亡凡三百年蓋聞夫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又曰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以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然帝衰於太熙故元經首此振起之也中國盛乎皇始故元經挈名以正其實嗚呼天下無賞罰二百載聖人在下則追書褒貶以代其賞罰斯周公典禮使後王常存而行焉仲尼筆削使後儒常職而述焉收傳解發明師訓之受經於夫子何足以究其潭奧輒爲傳解發明師訓之

二云

中興書目元經薛氏傳十五卷阮逸學始於晉終於陳如春秋經傳之體疑此非通本書

晁公武曰隋王通擬唐薛收傳皇朝阮逸學起晉惠帝太熙元年終於陳亡子從兄子逸仕安康嘗得其本歸而示四父四父讀至帝問蛙鳴嘒嘒其陋曰六籍奴婢之言不爲過按崇文無其目疑逸依託爲之

陳振孫曰按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皆逸僞作也今考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太興四年亦書曰若

思何哉意逸之心勞日拙自不能捍邪此書始得於莆田
纔三卷止晉成帝後從石林葉氏得全本錄成之
王應麟曰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自獲麟後歷秦漢至
後魏著紀年之書始以晉系正統自劉宋立國始進魏
經而南北竝列終也遂黜齊而進魏
薛氏收元經傳

十卷

存

阮氏逸元經注

十卷

存

存集止七首

禕白序曰春秋之世王室之告諭列國之往來專尚乎修
辭故閔馬父謂文辭以行禮而仲尼謂非文辭不爲功觀
乎左氏內外傳所載凡其爲辭皆從容委曲而意已獨至
蓋是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之久故辭氣不迫非後世專
學言語者比也禕之少也喜攻言語之學閱嘗擬爲當時
之辭若干首顧其辭氣單薄豈能庶幾乎古人徒以志學
古之意焉耳

王氏世貞左逸

一卷

存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擬經十一

王氏勃次論語

唐志十卷

佚

柒氏由庚論語纂遺

佚

應廷育曰柒由庚字成父義烏人學於徐僑郡守請攝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學者稱通齋先生

戴氏良齊論語外書

佚

赤城新志戴良齊字彥肅黃巖人嘉熙二年進士累官祕書少監

劉氏敞濂洛論語十卷

佚

宋史劉敞字聲伯樂清人入太學上書忤丁大全送南安軍安置既至盡取濂洛諸書摘其精要輯成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官至端明殿學士

荀氏彥卿兵書論語

宋志三卷

佚

王應麟曰崇文目有兵書論語三卷國史志一卷

女論語

一卷

存

胡應麟曰宋南宮有女論語今傳

祁承㸁曰載內訓全書

潘氏士達論語外篇

二十卷

存

士達序畧曰聖人欲無言或有言焉非有意於立言也論語一書是也或有意立言焉孝經繫辭是也論語二十篇出於門人所記其語得於親承一言一字宛然如見迥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諸家所載論語而外稱聖人之言而得其眞者子思孟子爾檀弓荀卿自附孔子之徒所紀語多不純荒唐如莊列炫如左其誣聖者固多閎有一二事非聖人不能爲一二語非聖人不能言者即以補論語之遺可也予於校士之暇取豫章李氏所輯論語外篇與諸書所載孔氏之言求其理之正言之無疵者倣論語二十篇遺意自論學以迄聖績各條其類刊布學宮蓋有論語在則諸書不能混有聖人之言在則諸家之言亦不能混也揚子雲曰羣言淆亂折之於聖諸子之言淆矣而據理以折之則言出於聖者固可師即未必出於聖而不悖於聖者亦不可遺也學者誠能約已之心以會聖人之言因聖人之言以得聖人之心以爲實德昔之家國天下爲實用或於學術士

虞文補云爾

陸元輔曰士達字去聞安吉州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江西右布政其視學廣東也因豫章李氏論語外篇本增訂之刊行焉凡二十篇論學第一爲政第二示訓第三人論第四明經第五儒行第六出處第七諫諍第八冠婚第九喪祭第十禮樂第十一論仁第十二治化第十三刑罰第十四綜古第十五程人第十六衡事第十七博物第十八雜論第十九聖績第二十李氏未詳何人書亦未見

孔子家語

漢志二十七卷

佚別本存

孔安國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

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者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竝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多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猶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絶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惟孟軻孫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被誅亡而孔子簡多有古故字及閒妄事亦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於時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弟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滅於是因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鑒

按安國家語後序疑亦後人僞撰

顏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中興書目家語自相魯至曲禮公西赤問四十四篇漢元
封中孔安國集錄

王氏肅孔子家語解

隋志二十一卷

存

肅自序曰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
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
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欵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
於人乃慨然而歎曰豈好難哉予不得已也聖人之門方
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充焉豈得不開而辟之哉若無由
之者亦非予之故也是以撰經禮申明其義及朝論制度
皆據斯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孔所論有家若重規疊
之書斯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已來與孔所論有家若重規疊

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
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言
天喪斯文故令已傳斯文於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亂斯文
故令從予學而予從猛得斯論以明相與孔氏之無違也
斯皆聖人實事之論而恐其將絕故特爲解以貽好事之
君子語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
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
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
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經
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
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

未明周十二歲一巡寧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土德王天下而色尚黃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

馬昭曰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鄭玄

張氏融當家語

七錄二卷

佚

阮孝緒曰魏博士張融撰

王氏柏家語考

未見

郎瑛曰王文憲公家語考一編以四十四篇之家語乃王肅自紅傳國語荀孟二載記割裂識成之孔衍之序亦

王氏廣謀家語句解

三卷

存

馬思贊曰其書有延祐丁巳刊本末題刻於精一書舍廣謀字景猷別字猷堂

何氏孟春家語傳

八卷

存

孟春序曰孔子家語如孔衍言則壁藏之餘實孔安國爲之而王肅代安國序未始及焉不知何謂此書源委流傳肅序詳矣愚考漢書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曰

非今所有家語也唐書藝文志有王肅注家語十卷然則師古所謂今之家語者與班史所志大都劉向校錄已定之書肅序稱四十四篇乃先聖二十二世孫猛之所傳者肅闢鄭氏學猛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遂行於世然則肅之所注家語也非安國之所撰次及向之所校者明矣虞舜南風之詩幺注樂記云其辭未聞今家語有之馬昭謂王肅增加非鄭幺所見其言豈無據邪肅之論異於幺蓋每如此既於曾子問篇不錄又言諸弟子所稱引皆不取而胡爲贅此此自有爲云爾肅之注愚不獲見而見其序今世相傳家語殆非肅本非師古所謂今之所有者安國本世遠不復可得今於何取正哉司馬貞與師古同代

愚有以知其非肅之全書矣今家語勝國王廣謀所句解也注庸陋荒昧無所發明何足與語於述作家而其本使正文漏畧復不滿人意可恨哉今本而不同於唐未必非廣謀之妄庸有所刪除而致然也史記傳顏何字冉索隱曰家語字稱仁山金氏考七十二子姓氏以顏何不載於家語論語仲弓問子桑伯子朱子注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張存中取說苑中語證之顏何暨伯子事廣謀本所無者蓋金張二人所見已是今本以此而推此書同事異辭滅源存末亂於人手不啻在漢而已安國及向之舊至肅凡幾變而今重亂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而愚重爲之注不亦廣謀之比乎嗟夫先民有言見稱聖人聖有遺訓誰其弗循孝經論語後幸存此書奈之何使其汶汶而可

也此書肅謂其煩而不要朱子亦曰雜而不純然實自夫子本旨忘當時書也而吾何可留焉而莫之重邪論語出聖門高弟記錄正實而切事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挍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子魚蓋無恙也或以論語爲設事之辭論語且有不可信者矣吾又何得以此書之不可信者而并疑其餘之可信者哉學者就其所見而求其論於至當之地斯善學者之益也春謹即他書有明著家語云云而今本缺畧者以補綴之今本不少概見則不知舊本爲在何篇而不敢以入焉分四十四篇爲八卷他書所記事同語異者箋其下而一二愚得附焉其不敢以入者仍別錄之并春秋戰國秦漢

稠衣子或有亂書梧而錄焉家語卦集存之私塾以餘[illegible]

年二月

陸氏治家語注

八卷

未見

錢謙益曰陸處士治字叔平吳人

梁武帝孔子正言

隋志二十卷

佚

劉知幾曰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

薛氏據孔子集語

二卷

存

中書省看詳進狀曰太中大夫尚書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兼太子諭德徐經孫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挺通議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劉克莊等準尚書省送下朝奉大夫祕書監兼太子侍讀謝子强等狀申乞爲收藏廸功郎浙東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進孔子集語令本省看詳克莊竊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謂之語錄或者又纂輯諸家所記彙次爲朱氏張氏語畧不厭其詳且盡也論語一書乃孔門高弟記其師弟子問答之語然孔氏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禦寇荀卿所未錄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者集爲二十篇名曰集語其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學伊洛者遠矣此書有益學者委可嘉尚如蒙激賞念其行誼之美著書之勤非泛泛比察克莊等惓惓公舉之意見之擢用可爲尊經立行者之勸仍將所進孔子集語付祕書省收藏克莊等不勝幸甚伏候指揮景定元年五月十三日尚書省劄薛據行誼之美著書之勤特與陞擢差遣其所進孔子集語付祕書省

據自序曰聖人之道至大矣其猶天乎三光二氣經其常雷霆風雨霜露緯其變斯人由之而不自知知之而莫能盡子曰予欲無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鑽仰之淵騫蓋亦僅得之耳目所接耳及夫逍遙曳杖之歌

作而金聲玉振之響不嗣則其一話一言之記載尚左尚右之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嫚秦滅學之後逮景武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未遠也去子思孟子又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方是時有韓嬰者與董生齊名學詩著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爲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長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韓嬰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爲孔子沒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以下二十篇爲確邪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僞者哉遂取諸書所載裒而

[illegible]

錯見於漢儒諸書者錄之其草創也訂之丞相克齋游先生先生曰嘻夥哉子勉成之時禮部侍郎蘧經東甽二曹先生十餘年閒列官祕府遂得借書以閱辛卯火祕書之藏逸矣古書有不得盡見者屬南宮下第乃詮次此書爲二十篇題曰集語以畢其志世有得而讀之者其猶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金櫝云淳祐丙午孟夏

吳萊曰孔子家語初出魏王肅家觀其言且與大小戴禮相出入而王肅嘗持以難鄭玄世之儒者猶或疑之而不盡信蓋愼之也況永嘉薛據所次孔子集語或本於戰國諸子或載於西漢老儒雖若聖人之遺言佚語賴此而僅存吾恐天下後世學者之滋惑也

陸元輔曰據宇叔容永嘉人

楊氏簡先聖大訓

十卷

存

揚氏雄法言

隋志十五卷

存

漢書雄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乎論語作法言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學行第一吾子第二修身第三問道第四問神第五問明第六寡見第七五百第八先知第九重黎第十淵騫第十一君子

劉知幾曰仲尼既沒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說異辭務爲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

程子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

胡宏曰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有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則論語且又淺近特甚有不必問不必答不必言者

晁公武曰雄好古學諸子各以其知舛駁不與聖人同是非頗繆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譔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爲序贊以發其大意然雄之學自

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靳靳然若影之守形既鮮所發明
又往往違其本指正古人所謂畫者謹毛而失貌者也
黃震曰揚子終篇稱王莽之勤勞過於阿衡是豈可齒善
類猶以知尊孔子得名諸儒然自漢武以來孔子之褒顯
尊異爲已久正不待揚雄而後尊且此時亦非有異端之
可闢如孟荀不幸生處士橫議之時也迹其言議況多麤
淺不過掇拾緒餘以盜名爾
吳師道曰揚子法言十三卷晉李軌注錢佃用國子監治
平中舊本刊之當時已用宋咸注增入矣今以四注本考
之李注簡宋注詳凡李注本其文詳者皆所增入也其明
注咸曰而誤以爲李注則佃不考之過也如正文淵騫篇
一段說未斷而復提者字此誤甚多或問提行處或然或否
亦有文未斷而復提者其按定豈得爲精邪司馬公宋咸
唐仲友序附錄於後以見諸公之推尊揚子者如此之至
仲友畧及其出處而以易之肥遯當之義殊不類蓋亦曲
爲之辭者
薛瑄曰揚雄之法言王通之續經皆以孔子自擬二子非
特不知聖人亦不自知爲何如人矣
鄭瑗曰揚子雲擬論語作法言其言曰聖人之經不可使
易知其意以爲聖經亦只是欲使人難知爾殊不知聖經
明白易簡初豈有意爲艱深之辭哉論語無意爲文而自
粲然成文乃法言故爲艱險至不可屬讀自識者觀之不
獨太糸可覆瓿矣
侯氏芭法言注

七錄六卷

佚

宋氏衷法言注

隋志十三卷

存

李氏軌法言解

隋志一卷

存

陳振孫曰李軌注本歷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挍定然後板行與建寧四注本不同

辛氏德源法言注

柳氏宗元揚子新注

五條

存

蔣之翹曰法言東晉李軌已爲之注甚畧子厚刪定雖增釋一二而亦不能盡補其亡誤故宋咸云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尚祕者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辨至於言不詁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則其言無足取也

宋氏咸揚子法言廣注

十卷

存

咸序曰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
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
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
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亹亹而爲己
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太畧鄭康成大
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
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誤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
卿爲之題頗詳眞經有范叔明爲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
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
晉李軌雖爲之注然愈畧於毛公之爲唐柳宗元刪定雖
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
詁而[illegible]者不屢議[illegible]故[illegible]者弗[illegible]能[illegible]爲[illegible]字[illegible]者[illegible]乃[illegible]無[illegible]辨[illegible]氏[illegible]之[illegible]意不
尚有所晦學子不能無猶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
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
詩書小序竝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
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
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
理盡譜於後仍條其舊以爲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
巾笥爲貽謀之具云景祐三年二月　又進表曰臣聞魯
堂諸子皆宗聖以宣猷漢室羣儒多注書而顯氏矧遘會
昌之旦敢忘釋詁之勤願塵典學之明庶補傳疑之闕臣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前聖既沒微言卽淪竝行者
非先王之流橫議者皆處士之輩儒綱盡弛民極都棼惟

鄒國孟軻蘭陵荀況下及劉世復生揚雄咸能著書更相樹道闢王基於絕代振天爵於羣倫若趙岐之釋孟篇如楊倞之箋荀旨大決宦奧靡留洞疑惟彼法言準夫論語文高而絕義祕而淵雖李郁亭解之於前柳宗元裁之於後然多疏畧猶或誤遺凡坦然易別之途則五行俱下而詮釋洎卓爾難明之意則一辭不措而闕亡遂使十三篇之旨趣未融數百年之駕說猶昧唐陸德明云注既釋經經由注顯若讀注不曉則經義難明誠此之謂也臣爰自効官未嘗廢學因念子雲之業蓋紹仲尼之綱比緣從政之餘輒恣討論之究增加剖理庶所詳明然聖人之門誠難言而是戒況愚夫之慮或有得而可收恭惟景祐體天若唐虞之稽古監商周孝而右皇文帝雖所藏之多先天牒於衰世在小說之異罔忽於棄遺臣是敢前冒邦刑仰干天聽終篇稱善儻垂衡石之觀以文化成願廣鴻都之教臣所重廣注揚子法言一十卷謹繕寫成三策隨表昧死詣東上閤門投進以聞臣驥犯宸嚴無任屏營激切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景祐四年十月十六日給事郎守祕書著作佐郎

陳振孫曰法言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叙傳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

司馬氏光集注揚子

十卷

存

晁公武曰溫公集晉李軌唐柳宗元國朝宋咸吳祕注公自言少好此書歷年已多今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集注李祠部注本及音義最爲精詳宋吳亦據李本而文多異同今參以漢書取其通者以爲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云

劉氏絳揚子大義

一卷

佚

徐氏君平揚子義

佚

張氏敷揚子法言義

趙氏秉文法言微旨

佚

秉文自序曰揚子聖人之徒與其法言太半漢二百年之書也漢興賈誼明申韓司馬遷好黃老董仲舒溺災異劉向鑄黃金獨揚子得其正傳非諸子流也子既整輯太半舊聞法言有宋衷注亡之今世傳四注柳李二注十釋一二宋吳二注頗有牴牾其十二注中數家大抵祖臨川王氏無甚發明又多詆忤而不中其失獨溫公集解編采諸本微辨四家之得失斷以己意十得七八矣其終篇詳辨揚子得聖人之行藏爲得其正實百世之通論也故今斷以集解爲定然法言之作雖擬論語不同門人問答先後

無文乃楊子自著之書也不應辭意不相連屬其命名自序思過半矣或先義而後問或後答以終義或離章以發微或終篇以明數旁鉤遠引微顯志晦川屬脉貫會歸正道今所謂分章微旨者非敢有異於先儒也但使一篇之義自相連屬穿鑿之罪子何敢逃萬一有得微旨于言辭之表者或有叻於發機云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八終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從子　德遴　覆校

擬經十二

王氏通中說

唐志五卷或作十卷

存

李翊曰理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王氏中說是也

阮逸序曰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

孟氏章句畧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
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
收姚義集而明之唐太宗正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畧高
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
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正觀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
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而淹尋
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
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畤兄弟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
爲十篇今世所傳本文多殘闕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
說之序又福畤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
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蓋同
[illegible]

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
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於中說兩閒且
曰同志淪殂帝閽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
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
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
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
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
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注釋況文中子非荀揚比也因爲
引注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
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於治者也皇宋御天
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

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
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
故稱顏回能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
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
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
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
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辨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
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
出乎天中令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
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
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乎虛無下不局乎

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
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
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
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
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

宋咸曰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

李靚曰文中子之言聖人之徒也而傳之者非其人吾觀
中說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人也世諺房魏輩不稱師顧
諸公何如人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學焉而不知所由來
固小人矣然其佐唐命基太平行事灼見非小人也非小
人而不稱師未嘗以爲師也明矣隋書魏公所述常人或

得一傳而無王通云者豈躬爲弟子而忽忘如是乎或謂以長孫無忌怒故夫魏公引義諫諍不爲天子屈豈憚一無忌而削其師哉蓋文中子教授河汾閒迹未甚顯沒後門人欲尊寵之故扳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耳懼其語之泄乃溢辭以求媚孔子之時周王魯公非有遺也至修春秋尊京師別內外戀戀不能已江都弑煬帝而文中子曰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道吾不與焉命也其如君臣之禮何孔子於孟懿子季康子稱對稱名楊素蘇夔李德林隋之大臣且非弟子而謂之請見又名之其如上下之禮何吾故謂傳者奸詐無禮之人也

鄭獬曰中說李德林請見援琴鼓蕩之什又問禮於關子

[illegible]

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爲史臣所削今觀中說其迹往往僭聖人摸擬竊竊有深可怪笑者獨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皆其門人予嘗以此爲疑及見李德林關朗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子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隋書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召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矣通仁壽四

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繼族父儒養於儒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收曰汝往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爲門人抑又可知已

洪邁曰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八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踪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其死不肯仕於隋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

[illegible]

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爲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子次子福畤所錄云杜淹爲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按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爲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

王明清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脩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書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

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於文粹
陳亮曰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
程元仇璋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
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
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爲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
爲之序篇焉惟阮逸所著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
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
與逸異然則分篇序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
氏之遺言蓋集而爲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
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
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予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

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
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
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
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
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
各以其所得本爲之訓義考其始末皆不足以知之也
又曰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
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
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
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
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

摹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襲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含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多過內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文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爲聖人以無至無迹爲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爲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爲累也

林希逸曰通之中說模倣論語之文倣規爲圓模矩作方而無一出於胸臆徒掇聖人之句法以爲能將以求其工

陳振孫曰唐王氏家書雜錄舊傳以此爲前後序非也又有龔鼎臣注自甲至癸爲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取李格非跋云龔伯謂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

王應麟曰中說前述云隋文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按唐會要武德元年五月改隋太興殿爲太極殿隋無此名

潘音曰揚子雲法言王仲淹中說專模倣聖人言語然邁理尚未透悟

吳師道曰文中子書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然冀歲月事實牴牾乖刺終不足以掩後世之耳目也

楊廉曰文中子作中說以擬論語孔子何人乃敢擬之宜朱子有小兒瓦屋之譏也

羅欽順曰文中子議論先儒蓋多取之至於大本大原殊未有見觀其稱佛爲西方之聖人可以知其學術矣

鄭瑗曰王氏中說或謂宋阮逸僞作陳同父類次之謂阮氏本與龔鼎臣本文各不同逸或不能無增損於其間此啓後人之疑也

王世貞曰昔人謂文中子之高弟子房杜李魏諸賢皆貴爲貞觀將相而未有一言及其師以是爲疑若子所疑固不止是孔門七十子齒莫過於顏路季路然非有長於夫子者至考房杜李魏諸賢皆北面事文中子而皆長於文中子十七年卒年七十三當並長文中子十六歲也房梁公以貞觀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一當長文中子九歲也杜密公以貞觀二年卒年四十六當長文中子四歲也文中子固十五而抗顏爲人師然豈必處處作項橐哉

胡應麟曰王仲淹著中說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罪之者十而七疑之者十而九仲淹生隋季世遁跡閭巖一時與遊董常數子而外毋論房李王魏若風馬牛不相及即薛收杜淹識者亦疑焉李密李靖皆英雄氣吞一代劉炫生徒遍四方薛道衡李德林之才名楊處道賀若弼之幹略當時聲譽俱遠出河汾上矧詩書禮樂緊非六朝所急一處士談周公仲尼諸人曰僕僕候其門乎仲尼大聖微

生敢直斥其名葉公太宰之問率孫弊以對以炫之矜獨之愼素之鉅姦道衡之輕薄彼其於文中奚有甚矣阮逸輩之過勞其心也

唐公文獻曰文中子書所謂正禮樂讚易道以之續經者率散逸惟中說十篇傳於今中述勸講之旨出處之迹甚備其言平易而易知亦切近而易行沈深而不僻博雅而不肆於諸子中得聖人之言之似者也

蕭雲舉曰文中子受書春秋於李育學詩於夏琠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三易之義於仲華講道河汾所爲中說其弊約其致深其議該而宏因事考類分宗辨目足以不朽彼以僭罪之者苛矣

類孟子

全天叙曰王氏中說大約借孔子以自尊亦所以尊孔子也

按王氏中說證之隋唐國史無不紕謬故宋咸直謂無其人而昭德晁氏鄱陽洪氏弇州王氏辨之尤詳黃嚴戴氏著有中說辨妄一編惜其失傳矣有繼之者顧講學諸公讀書不論其世專尚言辭遂據無稽之言以子虛無是公喟然配食孔氏之廡而典禮家未有敢議焉者何與

戴氏良齋中說辨妄

佚

燕若武孝經

佚

右見抱朴子有龍虎三囊辟兵符蓋道書也

沈氏若虛孝經唐藝文志作徐浩

唐志十卷

佚

唐會要乾元二年十一月四明山人沈若進廣孝經十一卷

制授祕書郎集賢院待詔

張氏士儒演孝經

唐志十二卷

佚

佚

郭氏良輔武孝經

唐志一卷

失

王應麟曰唐郭良輔設太公孫子問荅倣孝經篇第以述武事

李氏遠武孝經

宋志一卷

佚

鄭氏女孝經

宋志一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存

鄭氏進表曰妾惟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爲主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動天地精神至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禮標羔雁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不撫躬三復歎息久之欲緬想餘芳遺踪可躅妾姪女特蒙天恩策爲永王妃以少長閨闈未嫺詩禮至於經誥觸事面牆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爲婦之道申以執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辭總一十八章各爲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斷孝而成名諸侯不闕也妾不敢自專因以漕大敢茲聞達輕觸屏扆伏待罪戾謹言

宋史侯莫陳邈妻鄭氏撰

祁承㸁曰載內訓全書

石氏恪女孝經像

一卷

佚

宣和畫譜石恪字子專成都人工畫道釋人物孟蜀平至闕下授以畫院之職不就力請還蜀詔許之今御府所藏有女孝經像八

李氏公麟女孝經相

二卷

佚

賈氏元道大農孝經

宋志一卷

佚

綦氏師元道孝經

宋志一卷

佚

□氏鶚佛孝經

宋志一卷

佚

宋史舊題名鶚不知姓

劉氏融酒孝經

佚

劉知幾曰俗所傳有雞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摹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

皇甫氏松酒孝經

宋志一卷

佚

亡名氏醫孝經

一卷

未見

仏氏融忠經

一卷

存

按忠經蓋擬孝經而作攷之隋唐經籍藝文志俱不載恐是僞託扶風馬氏者

林氏愼思續孟子

二卷

存

愼思自序曰孟子書先自其徒紀言而著予所以復著者蓋以孟子久行教化言不在其徒盡矣故演作續孟

崇文總目續孟子二卷唐咸通中林愼思撰愼思以孟子七篇非軻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續孟子紓細細竟無俾者續經書聽秋鄉孟鄉林復加世者有名孫元復焉七篇之書先儒謂最有關於聖門而溫國文正公乃作疑孟至謂瞽瞍殺人非孟子之言韓昌黎固謂軻之書非自著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程子遂以瞽象之事乃萬章傳聞之誤耳續孟之作又豈以阮逸所謂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今觀水部公出其仁義之言而善於敷演長於譬喻如曰堯之比戶可封不有四凶乎紂之比屋可誅不有三仁乎以其大而舉之不以其小而廢之斯言蓋得之矣不寧唯是孟子言必曰仁義公之治邑民懷其惠臨難不求苟免仁之至義之盡可謂善學孟子者矣克齋林公稱爲吾閩千載不朽之士豈吾欺哉咸淳癸酉上春

吳鑑明序曰堯舜周孔之道至孟軻斬焉不傳伸蒙子作書續孟此其自任者豈淺淺也然生值唐亂官不過令長才志不見知於時斥罵逆巢抗首白刃孟氏可作顧不謂豪傑大丈夫哉所恨事不載史徒得故老傳說四五百年不休續孟子伸蒙卷目雖具藝文志今世所傳者殆放失其本眞矣史書果可盡信哉可傳者不錄所錄者又將泯泯而無傳伸蒙子何爲其生死不遇也哉元統三年南康曹侯明源來宰長樂始訪其子孫於稠岩之野爲之築室立祠表其大節而暴之天下耳目是不惟昭忠烈正人倫亦使世俗知爲善之可願雖掩抑百年猶遇仁賢君子以傳其名也余既悲伸蒙之志又嘉曹侯之爲政能有所建

[illegible]

民命維閩伸蒙抗志續孟昌言仁義以藥時病不能者天出宰萬年巢賊稱帝萬乘南遷百寮鼠竄比肩從叛一人抗節羣醜駭亂蒙死則那偷生幾何較其短長得喪孰多夫既殞身遑恤厥名紀錄失官惟國無人邑老相傳彌遠彌在將五百年始遇賢宰賢宰爲誰明源曹公美俗旌賢不泥簿文躬駕之野訪求後昆樹祠學宮風於四遠匪私伸蒙忠義是勸稠岩之野青青楓陰胡晦于昔而白于今我師子輿好善是喜勒辭岩石彰其美德

程鉅夫序曰續孟二卷唐林公愼思所作其書列於唐藝文志宋崇文總目夫以孟子才號亞聖書次六經自司馬遷揚雄韓愈之徒尊信篤好以爲大有功於聖門至司馬

光李覯輩乃著書譏毀學者固自有次第哉二書免於世俗之見亦幸矣夫然二書文深義密諄切反覆不悖於聖人之道誠有補於世教也公字虔中福州長樂人兄弟五人同讀書於稠岩山之石室公中咸通十年第又中宏詞拔萃科賜其鄉曰芳桂里曰大宏由祕書省校書郎至尚書水部郎中黃巢犯長安罵賊而死蓋賢者也其幾世孫崇萬來京師求予序之崇萬今爲浮屠氏云延祐改元四月晦

蒲道源後序曰亞聖七篇之書謹義利之辨明王霸之分知言養氣盡心知命擴善端闢邪說粹然一出於正度越諸子獨列於經韓子以爲功不在禹下程子以爲發前聖

然能不染巢賊之汚竟罵而死合乎孟子舍生取義之說良可欽仰非世之大言無實者比昔揚雄準易王通擬經不免後世之議然皆一代儒宗也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伸蒙子其庶幾焉

閩書林愼思字虔中長樂人咸通十年登第自校書郎至水部郎中萬年縣令黃巢寇長安廹以僞祿不屈罵賊死愼思謂孟子七篇非其所著書而弟子所記不能盡孟子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作續孟子又有伸蒙子書

陳英觀序曰孟子稱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直以聖人之徒與之不已過乎言者既與則行者可知已伸蒙子續孟之作將以言詒天下者也予

謂伸蒙方著書時未必先知其身之死於賊伸蒙既以義死續孟雖不作可也書之存亡史之得失又烏能爲伸蒙子之有無立祠表義伸蒙亦何心之有抑人心之所以不死者其在是乎

黃堯臣序曰孟子談仁義數萬言一以正人心爲己任伸蒙子續孟其有孟子之心乎哉然伸蒙處黃巢之亂以萬年令罵賊死官方其罵賊豈不知其必死哉義在於死而不利於苟生也質之孟氏非所謂眞知仁義之辨者哉漢揚雄擬論語作法言既而倍漢事莽是雄非特漢罪人固聖門之罪人已即雄而視伸蒙子豈可同日語哉昔朱文公作通鑑綱目書雄爲新莽大夫今南康曹侯築室以祠之用心世道其不復古乎

按愼思之死甚烈而新舊唐書忠義傳中俱不列其名何也續孟子十四篇一曰梁大夫二曰梁襄王三曰樂正子四曰公都子五曰高子六曰公孫丑七曰屋廬子八曰咸邱蒙九曰齊宣王十曰萬章十一曰宋臣十二曰莊暴十三曰彭更十四曰陳臻

經義考卷二百七十九終

外孫　周朱耒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擬經十三

孔氏鮒小爾雅

隋志一卷

存

隋書李軌畧解

晁公武曰孔子古文也見於孔鮒書

王應麟曰小爾雅十三章申衍詁訓

陳振孫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志有李軌解一卷

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卽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

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爲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

詹景鳳曰孔鮒小爾雅廣釋字義旁搜名物言約而事不泛音近而便於俗於小學尚矣

張氏揖廣雅

唐志四卷七錄同隋志三卷

存今本十卷

隋書魏博士張揖撰

揖進表曰臣聞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剋定四海勤相成王踐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獻貢嘉禾貫桑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

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絶六國越秦踰楚爰暨帝劉曾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郡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經師口傳既無正讖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夫爾雅之爲書也文約而義固其暢道也精研而無誤眞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羅天地綱紀人事權揆制度發百家之訓詁未能悉備也臣揖體質蒙蔽學淺詞頑言無足取竊以所識擇擇羣藝文同異義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著於篇凡

萬八千一百五十文分爲上中下以顗方徠俊哲洪秀偉彥之倫扣其兩端摘其過謬令得用諝亦所企想也臣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陳振孫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於篇仍用爾雅舊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書十卷而音附逐篇句下不別行揖又有埤蒼三蒼訓詁雜字古文字訓凡四書見唐志今皆不傳

曹氏憲博雅 隋志作廣雅音

唐志十卷 隋志四卷

存

隋書祕書學士曹憲撰

魏志氏拘之謂隋憲撰魏張揖嘗采諸難遺教憲書銘右廣揖表憲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爲音注援驗詳覆帝歎賞之

劉氏伯莊續爾雅

唐志一卷

佚

高似孫曰劉伯莊續爾雅艸木蟲魚該括畧盡

劉氏杳要雅

五卷

佚

王應麟曰梁劉杳撰要雅周禮疏劉杳要雅亦以宜城爲酒名

李氏商隱蜀爾雅

通考三卷

佚

陳振孫曰蜀爾雅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邯鄲云唐李商隱采蜀語爲之當必有據劉氏溫潤羌爾雅

宋志一卷

佚

亡名氏蕃爾雅

通考一卷

佚

楊氏彪石藥爾雅

二卷

存

彪序曰爾雅者古人訓釋作也予家西蜀江源少攻丹術窮究經方第用藥皆是隱名就於隱名之中又有多本若不備見猶畫餅夢桃遇其經方與不遇無別也參同契云未能悉究當施直義今以衆石異名象爾雅詞句凡六篇勒爲一卷令迷者尋之稍易習者誦之不難云爾元和丙戌

白雲霽曰釋諸藥隱名

陸氏佃埤雅

宋志二十卷

存

子宰序曰嘉祐前經義之未作也先公獨以說詩得名其於鳥獸草木蟲魚尤所多識熙寧後始以經術革詞賦先公詩講義遂盛傳於時學校爭相筆授如恐不及元豐閒預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考縱言至於物性先公敷奏稱旨德音稱善且恨古未有著爲書者先公又奏臣嘗試爲之未成未敢進也天意欣然便欲見之因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筆削號物性門類編纂將終而永裕上賓矣先公旋亦補外所至以平易臨民故其事簡政清因得專意論誤既注爾雅乃賡此書號埤雅言爲爾雅之輔也埤

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

至輿臺皁隸莫不諏詢苟有所聞必加試驗然後紀錄則其深微淵懿宜窮天下之理矣後有博雅君子覽之當自識其美焉宣和七年六月

晁公武曰皇朝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采俗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陳振孫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以釋天所以爲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二篇上之朝編纂將就而永裕上賓不及再上既注爾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

說

王應麟曰元豐中陸佃修說文因進書獲對神宗論物性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恨未有著書者佃進說魚說木二篇自是益加論誤爲學
雅二十卷
王愼中曰陸農師於名物可謂多識矣然其爲書有自亂
其法所引雖博而非其著書本指不足相証而反以自病
者亦多矣釋鞫雉而釋后服釋馬而釋車釋騏而釋服釋
龍而釋占釋著而釋重卦皆非其著書本指釋竹而釋衛
武公之德已去之遠而又及於明器釋倉庚摘引月令可
耳而全錄其文釋艾則因五十曰艾之文而錄禮文全篇
釋螽斯甘棠既不當釋詩而復旁引莊子華封之祝劉歆
宗廟之議釋臺漢其說尤迂緩謂之詩箋義可也苹之爲
蘋蘩知其爲在野之草而鹿之所食也顧不從箋而從毛
華於野之文而誤不思毛傳已明也蒲蘆之爲野蜂則不
當爲草乃兩立其名而兩引中庸之文羊之始生曰達小
曰羔未成羊曰羜既成曰羊則羔與羜乃羊之小與未成
之通名不當各立以爲名也木之自斃者曰椓蓋斃木之
通名而非一木之名也而乃有釋椓豕豬之通名矣其牝
豚其牡牡之去勢曰豚而其牡者曰豵今乃釋豕與豚不
爲明也豝豵豜豣見於詩毛鄭皆以爲小豕惟毛以歲紀
數鄭以生紀數爲異要之皆野豬也若爲豢獸則豈狩獵
之所射且虞人致獸亦不當驅家畜以待田雖有一歲豵
二歲豝三歲豜四歲豣與豕生三豵二師一特之異釋知
其當爲野獸者以詩之文義推之當然也今乃釋豝爲遺

其他而與豕聯釋疑於爲豢畜歟大抵所識者多而所取者博固不能無失與至其釋貓引畫譜小言釋芍藥全錄花譜此無異童兒之識農師之學不宜其陋至此或其家子弟或他人誤增入之也　又曰予讀荆國王文公集見其進字說表與其爲書序其義奧深以爲由書契以來未有也恨不得見其書其後於楊龜山集中見其摘數十字駁之龜山所駁皆是然要以爲未足以病其書也及觀埤雅往往多用字說雖非龜山所摘其義亦往往可駁蓋文公於學才藝既多尤能刻意精思故杜撰立說而以經傳文詞附會之雖不爲無義理而於天地自然之文何啻千里陸最以善言名物有說詩之名於熙寧閒亦以此爲王故出新擅新經之議陸彥與焉敗陸亦用故公以廣其書說詩得名正不免於穿鑿附會之病而以文害辭以辭害意者宜必多矣因閱埤雅漫志之

程氏端蒙大爾雅

五卷

未見

陳櫟曰鄱陽程蒙齋撰小學字說朱子目以大爾雅然止三千字蒙齋同邑董介軒嘗爲注釋沈毅齋以程訓未備增廣之吾邑程徽菴猶以爲未備合程沈所訓又增廣焉

董氏夢程大爾雅通釋

未見

王氏柏大爾雅

一卷

佚

崔氏銑小爾雅

一卷

存

袁褧曰周公作爾雅擬之者若埤雅方言是已少渠研精古典緝成新編曰小者謙之之辭也因鋟之木俾釋注者有所考焉

朱氏謀㙔駢雅

七卷

存

[illegible]

厥亦選艱而挹賾矣今去商周三千餘禩其雕章畫羽方言殊訓與夫制事錫名豈不淵且博哉畸文隻句獨得訊之頡籀家書乃聯二爲一駢異而同析之則秦越合之則肝膽古故無其編焉非藝事一大歉哉暇日檢諸解詁排纂散出之文經子史流稗官媵說罔不搜括條貫依爾雅廣雅之義作駢雅七卷所見異辭所傳寫異辭皆不刪廢要使夏五郭公之例存焉爾若予耳目所不及接或幽僻放軼所未攬儻亦俟夫博識君子紹而充之則予敢以篳路驅乎哉其固陋也惡乎辭

孫開序曰昔者周公作雅南豳頌之詩其辭典則其義矣渺其用物也宏其取材也古世人莫之解也其徒作爾雅

以釋之則爾雅者固學詩之津筏也夫賦者古詩之流也
屈原離騷思欝以幽文奇以崛驚采絕豔蔚爲詞賦之宗
自後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左思之徒皆博雅君子其
所爲賦罔不醞釀古今錯綜名物以文被質度宮中商麗
句偉辭駱驛奔會覽之者五色眩爛若登太廟而彝鼎錯
陳若入武庫而戈鋋森列若步昆侖之墟璆琳琅玕無不
有也蓋涉之莫窮其源遡之莫測其本始故知雅道至淵
弘哉六朝以來此義泯泯雖閒有緣情體物之作而見閪
既狹興寄益微近代綴文之士稍厭薄之更復專務虛恢
嬋緩其辭僻怪其字懸疣附贅余疣無議焉信矣好古之難
也豫章宗侯鬱儀者今之振奇人也慨風雅陵遲詞賦寖
性情也性情安可無乎夫世不能廢詩又何可無賦則爾
雅駢雅當竝傳天壤閒亦千古作者之林也

牛氏衷　埤雅廣要

四十卷

存

衷自序曰宋開國公陸丞相佃於爾雅廣雅之後復旁搜
冥索以埤翼之吾藩賢王論思之暇嘗進覽焉惜夫叙述
之次尾天文而首羣品伍鳳鳥而躋微類未愜於中乃條
示卷帙所宜增物類所宜補命臣衷輯之衷介冑之末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能文者且不敢辭謹因伯文之舊二十卷增掇羣書所載復成二十卷合而名之曰埤雅廣要閱數年繕完進呈復命翰學吳從政嚴加校勘釋以音注而梓行之以廣其傳焉天順元年歲次丁丑端月上元吉日

陳懿典曰埤雅二十卷宋陸丞相佃撰述於熙寧元豐閒以上之神宗初進說魚說木二篇後廣爲物性門類積久而成埤雅其廣要增至四十卷則皇明天順中蜀府護衛千戶牛衷奉賢王令而推廣之者也

白氏珽續演雅詩發揮

十首

存

珍九松煤十駝屏

鄺氏露赤雅

三卷

存

露自序畧曰子欲居九夷然蠻獠之族不異麋鹿喜則蒲甘怒則角逐藍胡侯槃襲漢官而擁部落披肝禮士蹀血尋仇雄則虺噬敗則猶烹齒魚腸枕犀渠甘心烏鳶之口君子亦何樂乎居之其令曰無罪而殺士者梟其族無才而妬能者刖其足有華風焉子以文字獲罪邑侯曳裾姓扳謁諸司隆禮嘉貶非誼所安其中山川風土儀物耳而目者掬列諸篇其他六壬五遁兵鈐劍術不敢輕錄懼

僭也

□□□曰鄺湛若上元跨馬遇南海黃令不及下令怒拘之湛若吟曰騎驢適值華陰令失馬還同塞上翁遂棄家走廣西登涉鬼門銅柱之閒遍遊諸岑及藍胡侯槃四姓土司爲僮女執兵符者雲韓娘之客嘗記其山川風土儀物及女君天姬隊歌舞戰陣之制爲赤雅一書稱諸岑爲漢將軍岑彭之後世爲粤西君長雄據蠻中歲時祭祀以麪爲吳將軍漢首以代犧牲而伏波苗裔世稱馬流人皆史書所未載也

方氏以智通雅

五十五卷

未見

劉氏迅六說

唐志五卷

佚

新唐書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不以示人崇文總目唐右補闕劉迅作六書以繼六經標作書之義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言故止五卷

王應麟曰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闕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渝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況迺乎

黃氏佐六藝流別

二十卷

存

佐自序曰聞之董生曰君子志善知世之不能去惡服人也是以簡六藝以畜養之其學大矣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書著功故長於事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春秋司是非故長於治易本天地故長於數人當兼得其所長是故舉其詳焉志始於詩以道性情焉謠焉歌謠之流其別有四焉謳焉誦焉諺焉語歌之流其別亦典之流其別焉命焉誥謨之流其別焉訓焉誓凡典一德宣於下者也又別而焉制焉詔焉問焉畣焉令焉律命之流又別而焉冊焉勅焉誡焉教誥之流又別而焉諭焉賜書焉書焉告焉判焉遺命而閣亦有不盡出於上者焉凡律詩終焉書行志而奏功者也其源以道政事焉典焉謨謨下情孚於上者也又別而焉議焉疏焉狀焉表焉牋焉啓焉上書焉封事焉彈劾焉啓事焉奏記訓之流又別而焉對焉策焉諫焉規焉諷焉喻焉難焉發焉勢焉設論焉連珠誓之流又別而焉盟焉檄焉移焉露布焉讓焉責焉券焉約而閣亦有不盡出於下者焉禮以節文斯志者也其源

敬也敬則爲儀爲義其流之別則爲辭爲文爲箴爲銘爲祝爲詛爲禱爲祭爲哀爲弔爲誄爲輓爲碣爲碑爲誌爲墓表皆因乎書之制焉樂以舞蹈斯志者也其源和也和則爲樂均爲樂義其流之別爲唱爲調爲曲爲引爲行爲篇爲樂章爲琴歌爲瑟歌爲暢爲操爲舞篇皆因乎詩之風焉春秋以治正志者也其源名分也其流之別爲紀爲志爲年表爲世家爲列傳爲行狀爲譜牒爲符命其大槩也則爲叙事爲論贊叙事之流其別爲序爲紀爲述爲錄爲題辭爲雜志論贊之流其別爲論爲說爲辨爲解爲對問爲考評而凡屬乎書禮者不與焉易則通天下之志矣其源陰陽也其流之別爲兆爲繇爲例爲數爲占爲象爲

[illegible]

心則一也昔晉摯虞嘗著文章流別其亡已久故予蒐羅散逸以爲此篇統諸六藝竊比於吾董生云

朱氏升小四書

五卷

存

升序曰上章困敦赴紫原書會與友朋商確爲齋生定讀書次序首蛟峯蒙求凡將急就之儔也名物者小學之先也次勿齋字訓性理學問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次陳先生歷代蒙求使知古今朝代之畧次黃成性史學提要使知傳統事迹之詳此四書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便精熟融會宇宙在胸中矣然後循序乎六籍之學歸趣乎孔孟之

教究極乎濂洛之說休日則事筆札而考蒼雅餘力則紀名數而誦詩文庶幾入門適道有序有條本末兼備終始相成者矣夫讀書不可無注解然注解與本文相離學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則非徒無益而適滋其惑故愚於諸經書往往爲之旁注使學者但讀本文而覽其旁注一過卽了無繁複之勞也今此四書者或語約而事意多故旁注不足則又表注於闌上使教者有所據依而學者易於記憶此區區之至意也既脫稿刻之齋舍題曰小四書以別於晦菴四書云

楊士奇曰小學之教其廢久矣歙人朱升輯方逢辰名物蒙求程若庸性理字訓陳櫟歷代蒙求黃繼善史學提要按小四書舊刻板在婺源流傳未廣近陸御史隱其重刊行之

金氏德玹小四書音釋

四卷

未見

徽州府志金德玹字仁本休寧人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終

外孫瑨徐緇甲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承師一

先民有言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傳經之選矣故曰十子喪而大義乖後之譜九經師授者率始於漢挹其流而未探夫源者也茲述承師自仲尼之徒始

孔子弟子

魯秦子商宇丕茲家語作不慈史記作子丕少孔子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贈馮翊侯

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

少孔子四十歲然秦子父堇父偪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孔門弟子侯爵商未得與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鄄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魯顏子無繇（家語少無字繇作由）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唐追贈杞伯宋贈曲阜侯元進杞國公謚文裕

蒲大夫卞仲子由字子路（子亦作季）少孔子九歲唐追贈衛侯宋贈河內侯進衛公

魯南武曾子蒧（亦作點）字子晳唐追贈宿伯宋贈萊蕪侯

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

鄭康成曰魯人

按慈湖楊氏先聖大訓以開爲憑恐誤

魯閔子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唐追贈費侯宋贈琅邪公改費公

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馬索隱可證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氏從之非也

魯冉子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薛侯宋贈下邳公改薛公

按今本家語仲弓無年歲而史記索隱文有之

魯冉子求字子有（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徐侯

宋贈彭城公改徐公

魯商子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蒙伯宋贈須昌侯

齊梁子鱣或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唐贈趙伯宋贈千乘侯

魯顏子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唐追贈兗國公宋因之元至順中贈復聖公

衛士師齊高子柴字子羔左傳作季羔檀弓韓非子作子皋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作四十唐贈共伯宋贈共城侯

鄭康成曰衛人

王應麟曰衛高柴爲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單父宰陳巫馬子施字子期史記作旗少孔子三十歲唐贈鄫伯宋贈康成曰魯人

魯衛相衛端木子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唐贈黎侯宋贈黎陽公進黎公

魯有子若字子有或作子若少孔子三十三歲唐贈卞伯宋贈平陰侯

按小司馬據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殆誤也

武城宰吳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作四十五唐贈吳侯宋贈丹陽公改吳公許慎說文偃作㫃象旌旗之游字子游

魯樊子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唐贈樊伯宋贈益都侯

鄭康成曰齊人

宋原子憲檀弓稱仲憲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侯宋贈任城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大夫武城澹臺子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單伯宋伯宋贈金鄉侯

單父宰魯窓子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贈單父侯

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

陳陳子亢說文作伉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唐贈潁伯宋贈潁陳侯

見一陳亢一陳子禽居中中一陳子亢居中下不得其解

魯公西子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郜伯宋贈鉅野侯

苫父宰衛卜子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晚爲衛文侯師唐贈魏侯宋贈東阿公或作河東公改魏公

鄭康成曰溫國人

南武城曾子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初仕于莒其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唐開元中追贈郕伯宋大中祥符二年進郕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郕國公元至順中贈宗聖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

王應麟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魯顏子幸（通典作柳咸淳臨安志作棄或作辛）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

蕭伯宋贈陽穀侯

陳顓孫子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唐贈陳伯宋贈宛邱侯改陳公

魯冉子儒字子魯（或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贈臨沂侯

蔡曹子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贈上蔡侯

魯伯子虔（家語作處）字子析（家語作蔕）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宋贈是魯人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也聊伯志作駢伯

魯顏子高（史記索隱云家語名產今本家語作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魯峻石壁畫像云）唐贈瑕邱伯

琅邪伯宋贈雷澤侯

魯叔仲子會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唐贈黃伯宋贈博平侯

鄭康成曰晉人

楚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黃伯宋贈枝江侯

按家語稱龍衛人然唐宋追封皆楚地蓋從北海鄭氏之說若爲堅白異同之論者乃趙人樂正子

輿謂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子弟子可知

右有年歲著于家語史記隸續者三十有一人并曾箴共三十二人內顏淵年數王肅疑其錯誤按杏壇設教必先長幼之序斯史記家語咸紀弟子之年茲先書三十二人而萊蕪侯無年歲次于衛公者依侍坐四子倫序書之不可以郰公先之也

中都宰魯冉子耕字伯牛唐贈郇侯宋贈東平公改鄆公

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向據

臨淄大夫魯宰子子字我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

魯南宮子縚或作韜一名括或作适字子容唐贈郯伯宋贈襲邱侯改汝陽侯

夏洪基曰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宋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

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邪愚以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

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縚字子容鄭康成注檀弓稱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縚也說也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崇禎末高郵夏洪基元開輯孔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縚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謚敬叔者爲一人至于說苑所載南宮邊子南宮縚也于敬叔則名南宮适也是縚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爲一矣

齊公晳子哀家語作克字季次或作沈唐贈鄭伯宋贈北海侯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适以顏原爲顏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即季路與兼修義不協按公晳哀字季次不爲家臣太史公與原憲竝稱一稱字一稱名亦古文所嘗有也

陳公良子孺字子正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宋司馬子耕家語耕上有黎字字子牛唐贈向或作滕伯宋贈楚邱侯改睢陽侯

衛琴子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陵伯宋贈頓邱侯改贈

陽平侯

家語有史記無

秦秦子祖字子南唐贈少梁伯咸淳臨安志作沙梁宋贈鄄城侯

衛奚容子蒧字子晳一云字子楷唐贈下邳伯宋贈濟陽侯

魯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唐贈期思伯宋贈即墨侯

衛廉子潔字子庸唐贈莒父伯宋大觀中補贈胙城侯

齊公西子輿如字子上唐贈重邱伯宋贈臨朐侯

宰或作罕父子黑字子素唐贈乘邱伯宋大觀中補贈祁鄉侯

魯公西子蒧字子尚唐贈祝阿伯宋贈徐城侯

秦壤駟子赤字子徒或作從唐贈北徵伯宋贈上邽侯

魯冉子季字子產唐贈東平伯宋贈諸城侯

冀子國字子從唐贈[illegible]

司馬貞曰家語薛邦字從史記作國而家語稱邦者蓋避

漢祖諱而改鄭與薛字譌也

按仲尼之徒名字閒有同者既有曾蒧亦有奚容

蒧又有公西蒧既有冉耕亦有司馬耕既有宓不

齊又有任不齊既有公西赤亦有壤駟赤既有卜

商亦有秦商既有原亢亦有陳亢既有狄黑亦有

宰父黑既有冉孺亦有公良孺既有秦祖亦有顏

祖此名不嫌同也冉求字子有有若漆雕徒父亦

字子有顏無繇字季路仲由亦字季路顓孫師字

子張琴牢亦字子張巫馬施字子期叔仲會亦字

子期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亦字子上秦非字

子之公祖句茲亦字子原憲字子思燕伋亦字子思曾蔵字子晳伯虔狄黑奚容蔵亦字子晳駟赤字子徒鄭國亦字子徒秦冉字子開琴牢亦字子開申績字子周公伯繚亦字子周榮旂字子祺縣成亦字子祺顏噲字子聲樂欬亦字子聲漆雕哆字子斂亦字子斂此字不嫌同也然則薛邪鄭國子徒子從安得以名字相類而并疑其姓氏之誤邪乃議祀典者封鄭而罷薛安見其必為一人揆之于禮終有未安也

齊后　今本家語誤石子處字子里唐贈營邱伯宋大觀中補贈膠東侯

魯商子澤字子秀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

楚任子不齊字子選唐贈任城伯宋贈當陽侯

魯榮子旂家語作祈字子祺家語作子顏唐贈零婁伯宋贈厥次侯

魯顏子噲字子聲唐贈朱虛伯宋贈濟陰侯

原子亢家語作抗或作桃字子籍唐贈萊蕪伯宋贈樂平侯

晉或作魯公肩子定字子中唐贈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梁父侯

魯秦子非字子之唐贈汧陽伯宋贈華亭侯

漆雕子徒父家語名從字子文或云字子有唐贈須句伯宋贈汧源侯

燕子伋或作級字子思唐贈漁陽伯宋贈鉅平侯

魯公夏子守字子乘宋大觀中補贈鉅平侯

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衛勾子井疆字子疆唐贈淇陽伯宋贈滏陽侯

齊少叔子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贈博昌侯

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

石作子蜀字子明唐贈石邑伯宋贈成紀侯

魯邽子巽史記索隱作邦巽文翁石室圖作國選家語巽亦作選字子斂唐贈平陸伯宋贈高堂侯

魯施子之常字子恒唐贈乘氏伯宋贈臨濮侯

申子棖論語字子續咸淳臨安志唐贈魯伯臨安志作阿伯宋贈文登侯

陸德明曰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司馬貞曰文翁圖所記有申棖申棠

王應麟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詳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棖今所傳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按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漆雕氏居其三商氏原氏居其二若申棖申棠文翁圖記竝列開元祥符亦竝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爲一人則以續黨竝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夏洪基强以棠棖爲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蒧公西輿如同字子上未嘗不竝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爲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魯樂子欬或作欣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大觀中補贈建成侯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三者之城相預漢頌[illegible]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即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爲弟子未可知也

魯顏子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贈宛句侯

魯孔子忠或作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贈鄆城侯

魯漆雕子哆字子歛唐贈武城伯宋贈濮陽侯

魯縣子成字子祺今本家語作子横唐贈鉅野伯宋贈武城侯

魯顏子相史記作祖字子襄唐贈臨邑伯宋大觀中補贈富陽侯

司馬貞曰家語無此人

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顏子未亦可定

魯公伯子寮論語作寮史記索隱作本作僚又作遼或云即申繚字子周唐贈任伯

宋贈壽張侯

馬融曰寮魯人弟子也

按公伯繚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言後儒以慝子路一事斷爲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即宰我冉有陳亢過皆不免似未可以一眚掩盡掩其生平也子長引孔子之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寮蓋其一矣而致堂胡氏因家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乃建議謂是聖門之蠹謄請罷其祀嘉靖中行人司

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爲傳會未免失之偏矣

鄫子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秦子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贈新息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魯顏子何字子冉唐贈開陽伯宋贈堂邑侯

史記有家語無

按秦冉顏何二子于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爲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配食自詡不舛于禮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

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二子必無其人釋曇積上言于周太祖曰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彼釋氏之言尚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言吾未信爲百世可遵也

廉子瑀

禮殿圖有家語史記無

魯孺子悲

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慤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墻之外不屑教誨當知始雖辭疾終授以禮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反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公罔子之裘

序子點

按二子從射矍相之圃孔子使揚觶而語見禮記射義射既闋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

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則家語載之家語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圃子路之云曰二三子是二子爲孔子弟子無疑也

仲孫子何忌僖子貜之子也卒謚懿子

按春秋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没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緣僖子病不能相禮故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

懿子問書欽四鄰之義不可不附弟子之列云

仲孫子說亦作閱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宮敬叔

按世本仲孫貜生南宮縚孔安國以南宮适即敬叔魯大夫鄭康成注禮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又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云南宮閱一名縚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近高郵夏洪基辨南宮适括縚字子容是一人仲孫閱即南宮敬叔是一人考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閱即南宮敬

叔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括緡則夏說似屬可從昔孔子將適周敬叔言于昭公資車一乘馬二匹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觀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是敬叔在弟子之列有功于聖門者矣今祀典配适而無閟不無可議焉

孔子璇

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顏何疑爲字畫之誤而罷其祀又以薛邦疑即鄭國遂亦罷祀而并黜孔璇其說本于程敏政考秦冉開元中追

祀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而孚敬廢之過矣家語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天性也習慣若自然也惟因二子合傳故不復別標璇名今會既得祀璇不應獨遺矣此則祀典之關也

衛司寇惠叔蘭

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夫子司寇惠子之喪檀弓文也鄭司農注云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古今議弟子從祀者率本家語而孔璇惠叔蘭獨遺之

不當補其闕乎又荀卿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楊倞注云夫子弟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號據此疑即蘭也

魯太史左邱子明唐貞觀十三年詔與顏淵同從祀廟庭宋祥符中贈瑕邱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

按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邱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邱明觀魯

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渚王充也謂邱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邱明受經于仲尼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邱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邱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邱明躬爲魯史受經于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于仲尼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邱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

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邱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邱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迨宋羣儒書籍會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于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于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并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邪竊以爲議禮者之失矣餘見春秋

部

牧子皮

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

按孟子與琴張曾晳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祀典之外

常子季

按莊子德充符篇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

魯大夫子服子何景伯

按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唐劉懷玉作孔聖眞宗錄以子服景伯在七十子之閒

宰予子貢

廣韻注漢複姓魯有宰予貢

按樂記宰予貢待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宰予貢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女論語之命子輿皆然孔子蓋以師道自居則貢在弟子之列明矣惟是孔子語弟子必呼其名而記稱之曰吾子豈記禮者去聖人之世稍後遂有此失乎

鞠子語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邱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齊大夫顏子涿聚或作濁鄒

按呂覽云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爲天下名士以終其壽而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則雖不在七十子之列然不可謂非孔氏之徒矣

右家語弟子解七十六人又與叔仲會合傳有孔璇又別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別見孔子世家者有顏涿聚共七十八人

蘇轍撰古史著錄七十九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
琴牢薛邦申續陳亢縣亶也史記有而家語無者
公伯寮鄭國申棠鄡單秦冉顏何也益以論語之
申棖左邱明文翁禮殿之廉瑀林放魯峻石壁畫
像之子服何禮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
點樂記之賓牟賈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
閱晏子之鞠語孟子之牧皮莊子之常季而廣韻
注以縣亶爲孔子門人非弟子通計九十八人竊
謂中有姓氏相近者不當以臆見去留先師之庭
宜槩從祀他若論語之闕黨互鄉二童子魯峻石
壁畫像之左子慮襄子孺襄子魯公子庇顏子思
景眞誥在三千人之數不與弟子之列不復著錄
恐滋後學之惑也
又按孔門弟子籍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
卷隋經籍志有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
唐藝文志作論語篇目弟子惜俱失傳議禮者止以家語爲憑
至斥史記爲傅會若文翁禮殿圖置之不復參詳
矣又會要通典祖庭廣記素王紀事孔門僉載闕
里志等編紀諸弟子連書姓名統不分析以致明
南北雍闕里廟暨海內外府州縣衛學從祀弟子
率改複姓爲一字姓沿其誤而不知今依廣韻注
如奚容壤駟左人少叔石作左邱悉爲更正冀信

古之君子有取焉

又按古今人表于孔子弟子居第二等者左邱明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居第三等者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曾子子張曾晳子賤南容公冶長公西華有若漆雕啟澹臺滅明樊遲巫馬期司馬牛子羔原憲顏路商瞿季次公良顏刻顏柳居第四等者孟懿子南宮敬叔公伯寮公肩子子石琴牢賓牟賈居第五等者顏燭雛陳亢林放申棖子服景伯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目錄類
函 一三〇
架 二六
號 二七
冊 四八

四十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書籍館
LIBRARY
OF TOKIOFU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承師二

孔子門人

成回

劉向曰成回學於子路

楚駟𪏭子弓或作弘

司馬遷曰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

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

韓子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

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馯臂子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吳棫曰荀卿所重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弟子有馯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瞿傳魯橋庇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那曷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

按子庸傳易於子弓弓或作弘吳氏欲更作雍未免失之鑿矣

魯橋庇子庸

按子木傳易史記謂子弘授子庸漢書漢紀釋文謂子庸授子弓所載互異今並存之

魏文侯都

徐廣曰名都世本曰斯也

鮑彪曰桓子之孫

吳師道曰名勃

按文侯受經藝于子夏撰有孝經傳詳見孝經部

晉段干木

呂不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

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爲氏魏世家有段干

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爲干木大夫疎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

田無擇子方

李頤曰魏文侯師也名無擇

韓子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

齊高行子

趙岐曰高子齊人

徐整曰子夏授詩於高行子

劉向曰左邱明授春秋於曾申

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

陸德明曰曾參之子受詩於子夏王應麟曰曾西趙岐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學于此可考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按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齊公羊高宋贈臨菑伯詳見春秋部起絕所云曾子疑是曾申

吳兢曰公羊高乃子夏弟子

穀梁赤宋贈襄邱伯改贈睢陽伯詳見春秋部

應劭曰子夏弟子

按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子蒼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於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必假託也

又按春秋爲孔子所作則說春秋者必係孔氏門人若公羊傳所稱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魯子高子穀梁傳所稱尸子沈子皆是已子言之春秋中贈述聖公

孔鮒曰子思受業於曾子

韓子曰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按班氏古今人表子思居第二等

樂正子春

鄭康成曰曾子弟子

魯檀弓

陸德明曰檀弓魯人善于禮

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纂修論語

沈猶行

趙岐曰曾子弟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按廣韻注沈直深切漢複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不當從上聲讀

陽膚

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

公明高

趙岐曰公明高曾子弟子

公明宣

劉向曰公明宣學於曾子

單居離

大戴禮記注曰單居離曾子弟子

公明儀

為孝乎是也

子襄

趙岐曰曾子弟子

公孫尼子

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有公孫尼一篇注云七十子之弟子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均載公孫尼子一卷注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今從漢志定為孔子門人

世碩

按漢志世子二十一篇列在儒家者流注云名碩

陳人七十子之弟子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志所載宓子十六篇漆雕子十二篇皆宗師仲尼以重其言者也

景子

按漢志景子三篇注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王史氏

劉向曰六國時人

按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注云七十子後學者

李克

按漢志李子十八篇注云名悝齊人七十子之後

公孫段

韓非曰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陶潛曰顏氏傳詩爲道爲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爲道爲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道爲潔靜精微之儒

按儒分爲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也鼂補錄有明徵而未詳其名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陵論易二篇

此則公孫氏之易矣或疑公孫氏爲龍龍字子石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趙人名龍者字子秉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所云秉者龍也詭辯數萬騁堅白異同之辯初非孔氏弟子小司馬史記索隱誤認爲一人今攷定傳易者爲公孫段若鄭大夫字伯石者又一人也

縣亶父　亶索隱作豐家語無父字依廣韻注添　子象

王應麟曰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禮記檀弓有縣亹其人與

按子象爲孔子門人見廣韻注此唐宋封爵未之

公祈哀

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祈哀

按公祈哀疑即公晳哀以晳作祈形相類而譌也然廣韻注既列孔子弟子公晳哀于前又列孔子門人公祈哀于後則別是一人未可臆決也

盆成适

按晏子春秋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耐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孀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

爲寡人弔之嬰往弔咎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
女子髮笄開凶門而迎适則适乃與景公同時不
當與孟子弟子之列宋配祀孟子追贈萊陽伯趙
邠卿言适嘗欲學於孟子亦疑辭也
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
人試稽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也顏
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
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
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子夏之門人問交
於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
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觀洪氏隸釋隸續

人也而列於弟子他如季路之子子崔子輿之子
元及華子游之子言思子張之子申詳雖未詳其
所師要當互學於七十子者也
又按孔子門人古今人表居第三等者樂正子春
段干木田子方第四等者公羊子穀梁子公明高
第五等者陽膚第六等者檀弓而子張之子申詳
亦置第三等

曾申弟子

李克

吳起

按曾申受詩子子夏受春秋于左邱明以授克與

起焉是二人者皆子西之弟子矣

公明高弟子

長息

趙岐曰長息公明高弟子

田子方弟子

翟黃

按韓非子田子方從齊之魏遭翟黃乘軒騎駕出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從翟黃也是

黃子方弟子也

公羊高子

公羊平

孫卿

顏師古曰穀梁子受經於子夏傳孫卿

按子夏詩四傳爲根牟子五傳而至孫卿古今人表居二等

高行子弟子

薛倉子

李克弟子

孟仲子

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

吳起子

吳期

劉向曰左邱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

薛倉子弟子

帛妙子

孟仲子弟子

根牟子

古今人表居第六等

吳期弟子

楚太傅鐸椒

公羊平子

公羊地

孫卿弟子

帛妙子弟子

毛亨

按陸氏釋文子夏詩五傳而至孫卿卿傳大毛公而徐整則云帛妙子授大毛公今並存之

公羊地子

公羊敢

公羊敢子

公羊壽

戴宏曰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子思弟子

費惠公

子思門人

孟子軻字子居一作車宋元豐中贈鄒國公元至順中贈亞聖公

按史記孟子列傳受業子思之門人而王劭疑人字爲衍文韓退之亦云孟子學子思蓋本趙岐孔舒之說也詳見孟子部

孟子弟子

樂正克宋政和中贈利國侯

趙岐曰孟子弟子爲魯臣

萬章宋贈博興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浩生亦作告不害宋贈東阿伯

趙岐曰齊人

孟仲子宋贈新蔡伯

趙岐曰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者也

陳臻宋贈蓬萊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充虞宋贈昌樂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屋廬連宋贈奉符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徐辟宋贈仙源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陳代宋贈沂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彭更宋贈雷澤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都子宋贈平陰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咸邱蒙宋贈須城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浡子宋贈泗水伯

趙岐曰齊人嘗學於孟子

盆成括宋贈萊陽伯

孫奭曰盆成括嘗學于孟子

滕更

趙岐曰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

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子爲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孫宣公奭猶因其說故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撰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去

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攷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其爲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至於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而廣韻注謂離婁爲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詮邱字引孟子齊有曼邱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其弟子公孫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不與焉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二終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外曾孫周元熙覆校

承師　王

易

田何

史記孔子弟子傳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

漢書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裘

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攷盡心篇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其爲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有不可解者至於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爲孟子弟子而廣韻注謂離婁爲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詮邱字引孟子齊有曼邱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不留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丑居第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承師三

易

田何

史記孔子弟子傳孔子傳易於商瞿瞿傳楚人馯臂于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

漢書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裘

按史記漢書所載授受不同姓名亦異未知孰是
荀氏漢紀陸氏釋文序錄並同漢書

田何弟子

東武王同子中

洛陽周王孫

將軍梁丁寬子襄

齊服生

梁項生

王同弟子

太中大夫淄川楊何叔元

城陽相齊即墨成

莒衡胡

齊相臨淄主父偃

周王孫弟子

將軍梁丁寬子襄

丁寬弟子

碭田王孫漢紀碭作睢陽

楊何弟子

大史公司馬談

太中大夫京房漢書注別一京房非焦延壽弟子

田王孫弟子

博士沛施讐長卿

曲臺署長蘭陵孟喜長卿

少府琅邪梁邱賀長翁本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後更事田王孫

施讐弟子

黃門郎琅邪梁邱臨

安昌侯河內張禹子文

會稽太守琅邪魯伯

張禹弟子

大司空長平侯淮陽彭宣子佩

少府沛戴崇子平

魯伯弟子

常山太守太山毛莫如少路

沛人戴賓平帝時人

騎都尉東昏劉昆桓公戴賓弟子子宗正軼君文

徵士梓潼景鸞漢伯

孟喜弟子

蘭陵白光少子

沛翟牧子兄

司隸校尉魏郡蓋寬饒次公

蜀人趙賓

小黃令梁焦延壽贛

按趙賓焦延壽雖云受易於喜喜雖名賓後不肯

翟白皆不肯以延壽易即孟氏學劉向亦以焦

得隱士之說蓋漢儒恪守師說持論之嚴若此

治孟氏易

太山都尉崇夏恭敬公

大鴻臚育陽洼丹子玉

少府中山魴陽鴻孟孫

成安令汝陽袁良孫司徒安邵公安子蜀郡太守京仲譽

司空敞叔平京子光祿勳彭伯楚彭弟太尉湯仲河

贈褒親侯烏氏梁竦叔敬

博士綿竹任安定祖以上見范氏後漢書

琅邪都尉廣陵徐淑伯進

議郎南陽宗資叔都謝氏後漢書

元孫騎都尉翻翻別傳

蜀諫議大夫涪杜徵國輔任安弟子華陽國志

梁邱賀弟子

子黃門郎臨

梁邱臨弟子

御史大夫琅邪王駿

少府代郡五鹿克宗君孟

五鹿克宗弟子

光祿大夫給事中平陵士孫張仲方

真定太守沛鄧彭祖子夏

新莽講學大夫齊衡咸長賓